最后的满洲武士

原创罗马主义[灼识新维度](javascript:void(0);)

**灼识新维度**

微信号gh\_4c12eeda5979

功能介绍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维度，带来全新观点，全新认知升级

2020-08-11[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jc2OTkzNQ==&mid=2247486619&idx=1&sn=d6b614d79ea6820a587e233f9421b204&chksm=fb14dafbcc6353edd3059682cd8295d102c501cccf9e3b5d18a9c52d5c5839ac168d419435aa&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71)

收录于话题

#晚清沧海事

75个

**■晚清沧海事上卷（7）■**

作者：罗马主义

多隆阿是八旗军队里，最后一个武士，只有他的血管里，还流淌着200多年前，来自白山黑水的那些勇士们，那种嗜血的冲动，那种对胜利的渴望，在他以后，所有的八旗子弟之中，只剩下了世故和狡诈，懦弱和阴柔，再也没有英雄的诞生。



♢多隆阿♢

多隆阿和陈玉成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两个人总是互相成就对方。多隆拉最初的扬名立万，就是在太湖和陈玉成的战斗之中。

三年前，陈玉成的名声如日中天，他攻克了今天的合肥，在三河镇全歼了湘军李续宾部，击毙了湘军名将李续宾。接着又救援安庆，击退了湘军名将鲍超和多隆阿等一大堆军队对安庆的围攻，众创湘军，导致曾国藩全线溃败，残兵涌入太湖一带。

如果这个时候陈玉成继续乘胜进攻，那么很可能，历史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历史，曾国藩也就不是那个耀眼的明星了，他将会和历史上众多的失败者一样，只是故纸堆里偶尔提到的一个名字而已。

但是上天对他确实很眷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陈玉成突然掉头而去，以得胜之师，配合忠王李秀成，横扫了清军的江北大营，统帅和春自尽，主将张国梁被杀，7万多大军灰飞烟灭。

就在这个短短的喘息之机里，湘军的另一个大佬胡林翼，看见形势已经万分危急，而湘军的前敌总指挥，嫡系将领鲍超虽然战斗勇猛，但缺乏统帅之力，必须另选高人了，于是他放弃了门户之见，全力劝说曾国藩，让多隆阿来统率整个太湖一带的湘军，争取度过这个难关。

尽管对于这个建议，曾国藩心里有一千个不愿意，湘军将领则有一万个不高兴，可是胡林翼说的在理，陈玉成早晚会率兵返回，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速下决心，太湖就会成了湘军葬身之地。

曾国藩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听别人的，从善如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己见，定如磐石。

而且作为一个高手，他总能从危机中找到机会，他很快发现胡林翼这个想法，虽然仅仅是为了战局而考虑，但是如果他善加利用，可以变成他政治上的优势。

因为多隆阿是一个旗人，让他作为主将，就可以向朝廷显示自己并没有拥兵自重的异心，更重要的是，打着多隆阿的名义去要钱要支援，属于政治正确，这样就没人敢说三道四，反而有助于自己扩大势力。

还有曾国藩很擅长识人，他知道多隆阿这个人，保持了旗人最初质朴的本色，并不太擅长搞群众关系，湘军的将领都是他的学生，门人，故吏，只效忠于他，所以他不用担心会失去控制权。

于是多隆阿就变成了太湖一带，湘军的前敌总指挥，他的才干立刻就被表现了出来。果然，不久之后，陈玉成解了南京之围之后，携得胜之师，再次带兵来攻。

多隆阿面对优势的敌军，指挥得当，沉着应战，奋勇杀敌，在湘军将领鲍超的配合下，经过大大小小的数次战役，终于击退了陈玉成，收服了太湖到潜山一线的城市，把陈玉成赶回了安徽，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从此，威名远扬，被人称为“多龙鲍虎”，并列湘军两大猛将之一。

1860年左右，在曾国荃的极力要求下，已经看准时代潮流的曾国藩，果断的从上海和广州购买了大量的洋枪洋炮，完成了现代化改装，战斗力倍增，从此以后，湘军从被动防守开始了主动进攻。

在随后进攻安庆的战斗中，湘军改变了作战模式，把以前靠勇猛和纪律作为制胜的法宝，变成了以堑壕战为主，用火力克敌，靠先进武器致胜。

在阻击陈玉成救援安庆的最激烈的一天战斗里，仅仅湘军方面就消耗了数百万颗铅子，85吨火药（17万斤），30多万颗铜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战也可以看成中国冷热兵器转变的开始。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湘军已经从冷热兵器混杂，变成了以热兵器为主作战，而且一天就使用了30多万颗铜帽就可以看出，湘军装备的恩菲尔德1853式前膛线膛枪之多，因为当时流入中国战场的西洋武器中，只有这种枪，以及它的各种仿制型号，需要装有雷汞的铜帽发火。

而且在此前和此后的文献资料中，虽然没有明提湘军购买的洋枪样式，但是有很多的文件提到，湘军开始大量购买子弹和铜帽，有时候也叫火帽，还有洋火药，数量都是几十万到数百万之间，所以我们可以明确的认定，湘军装备的是恩菲尔德1853式来复枪。

我们知道，当时清朝传统的军队使用的鸟枪，抬枪和土炮是火绳发火的，铅弹和火药也是自制的，早在康熙年间，清朝就能大量生产，根本无需外购。

而只有米尼弹和铜帽，以及配套的洋枪专用火药，当时的中国均无法自制，必须外购，如果湘军还是抬枪和土炮，那又何必向洋人购买这些东西呢？毕竟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昂贵，曾国藩初期不愿意装备，很大原因，是从经济上的考虑。

如果说子弹和火药还有争议的话，那么湘军购买铜帽干什么用呢？这只能说明，湘军大量装备了洋枪，而且可以确定，是恩菲尔德1853式，或者是它的其他国家仿制品。

所以，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其他人写的文章，对湘军的装备和我的看法不同，我只能客观的说，以往很多的历史学家，并不是军事爱好者，缺乏对武器装备的一些必要了解，导致他们没有注意到史料上的这些小细节，所以判断上出现了偏差，仅此而已。

多隆阿的军队，最初是以骑兵为主，主要是八旗军队，但是人数较少，只有几千人，在太湖和陈玉成的作战中，损失也很惨重，后来在胡林翼的支持下，他编入了很多湘军的步兵部队，这些部队基本上都装备的是洋枪洋炮。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都是在这个时期，陆陆续续加入了多隆阿的部队，使他的部队人数，终于超过了万人。

当多隆阿收到了曾国藩的命令以后，他也敏感地嗅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是他也面临了一个问题，这时正好是春节，士兵们已经征战了一年，难得的放松休息一下，这个时候要全军放弃过年，立刻出动，大家的心里难免都会有怨气。

但是多隆阿顾不了这些了，因为在他看来，敌军这个时候，也可能是恰恰处于最松懈的状态，他必须把握机会，创造奇迹。

于是他命令，全军立刻结束放假，他和穆图善、金顺带领马队立刻出发，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率步兵携辎重随后跟进，冒着天寒地冻，奇袭合肥，争取一举端了陈玉成这个老窝，活捉陈玉成。

不愧是一代名将，上午才接到曾国藩的通报，不到天黑，他的骑兵就已经消失在了前往合肥的小路里，那么他能够得偿所愿吗？

……

就在多隆阿奔袭合肥的同时，扶王陈得才正带着三万多陈玉成麾下最精锐的太平军，已经进入了河南，直奔陕西而去。考虑到潼关险峻，易守难攻，按照那几个穆斯林的指点，他决定从湖北方向攻入陕西，那里虽然山路陡险，但是反过来也防守松懈。

果然如他所料，大军一路向前，势如破竹，沿途的守军根本就不敢出战，纷纷据城坚守，一路目送着他们前进，让他们的行军，变得很暇意，几乎成了徒步旅游。

但是，就在一切顺利的同时，一个阴影，也在扶王陈得才的心中，变的越来越大，那就是粮食，出发的时候，他们把大部分的粮食都留给了陈玉成，只带了七天的口粮。

可是一路之上，他发现收集粮食却是异常的困难，越往北走，他发现当地的人越穷，在河南境内的时候，他们沿路的洗劫村庄，还能勉强吃个半饱，到了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就经常要饿肚子了。

以前在长江以南作战，不管在什么地方，战争打的多猛，抢点粮还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进入了北方，他发现这里的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过，根本就没有多少余粮，等他们来抢。

一路上，防守坚固的大城，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围困和攻打，能攻得下来的小城，全军进去搜刮一阵，发现还不如江南的一个大点的乡村收获大。

士兵们老是吃不饱，也抢不到好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失望，再加上正值腊月，北风呼啸，天寒地冻，南方兵适应不了这样的气候，苦不堪言，一个个怨声载道，开小差的人也络绎不绝，好多人都不想往前走了。

终于有一天，将领们都忍不住了，跑来向他进言，还没有到西北，就已经变得这么穷，饭都吃不饱，到了西北，那就只有吃糠咽菜了，而且沿途我们还不断的拉壮丁，人越来越多，粮食越来越难分配，情况实在是不妙。

他们认为：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可能不是因为战死，而是由于缺粮，全都要饿死在西北，继续西进，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如现在提前回去，反正我们的部队已经扩大了几倍，实力已经倍增，至少扩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回去，一来可以解决补给问题，二来英王也有了本钱，就可以重新回到长江沿岸，再和曾国藩一较高低了。

面对眼前牢骚满腹的将领们，扶王陈得才感到有点骑虎难下，毕竟这分兵的主张是他提出来的，可是眼前的一切，确实和预想似乎差距太大，但是就这么回去了，他又觉得有点不甘心，犹豫了半天，他最后决定，把那几个穆斯林再叫来，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陕西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于是那几个穆斯林被叫入了大帐之中，而他们的回答，将决定着日后几千万人的命运，那么扶王陈得才还到底会不会继续西进呢？

……

多隆阿不愧是一代名将，他带着数千骑兵，人含枚，马包蹄，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走完了平常5天的路程，已经赶到了合肥郊外，让他不由的有点暗自得意，这一次应该终于可以打陈玉成一个措手不及了吧？

可是离城还有十几里地时，多隆阿就傻眼了，原来陈玉成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在清军前往合肥的交通要道上，已经修了两个堡垒，互为犄角，让任何偷袭合肥的举动，都变成了痴心妄想。

多隆阿不由得叹了口气，看来陈玉成真是他命中的冤家，但是既然来都来了，那就碰碰运气吧，于是多隆阿命令骑兵下马，悄悄摸上前，想趁对方不备，攻入堡內。

可是没想到还没靠近，对方立刻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炮火轰击，洋枪齐射，打的多军抱头鼠窜，白白折损了十几个人，连堡垒的边缘都没有挨到，看来对方早就做好了准备。

多隆阿无奈的摇了摇头，苦笑了一声，心中暗暗的对陈玉成增加了一丝敬意，这是只有武将之间才能互相理解的惺惺相惜，于是他停止了进攻，派少量的骑兵，绕过堡垒，四处侦查，但是带回来的消息，给多隆阿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原来陈玉成早就料到，如果他分兵西进，曾国藩肯定会派兵奇袭他，于是他即刻征用民夫，昼夜赶工，在关键的交通要道，都修建了堡垒，城外四处都有。



不仅仅如此，他还加高了城墙，引河水灌入了护城河，又沿着合肥到巢湖的水道，密布了木寨，布满旌旗，虚张声势，让敌人不敢从水道进攻，知难而退。

既然偷袭已经变成不可能，于是多隆阿带着手下的将领，来到了附近的一处高地，拿出了从洋人那里买来的双筒望远镜，观察四周的情况，看看这仗到底还值不值得打？

一切和骑兵带回来的情况完全一样，看来曾国藩误判了，大过节的白跑了一趟，同来的将领们也充满了挫折感，再加上深冬的寒风异常凛冽，吹得大家瑟瑟发抖，众人都觉得没啥意思，不如赶紧回去算了，只有多隆阿不动声色，依然站在那里，拿着望远镜仔细观查对方。

看到这个情形，军中的二号人物穆图善心想，是不是多隆阿有点放不下面子？于是他就决定要劝一劝他，帮他找找台阶。

穆图善说：“多大人，看来这上峰的情报有误，害得我们白跑一趟，既然敌人已经有了防备，我军就算全军到齐，也只有一万人，就算是精心准备，最多也只能打破城外这些堡垒，至于围城是远远不够，这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这大过节的，我们跑了一天一夜，也算是不辱使命了，既然情况已经清楚了，要不我们就回去算了？！”

但是多隆阿却好像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反而是更加仔细的拿着望远镜四处观察，脸上还浮着一层诡谲的笑容，这让穆图善感到有点懵逼，但是他一回头，发现众将领都一边在寒风里打抖，一边盯着他，那意思就是让他再劝一劝，大家好早点回去，不在这寒冬腊月里受罪了。

于是穆图善只好又轻咳了两声，再次劝多隆阿：“大人以社稷为重，时刻想为国分忧，我等深为敬佩，不过这合肥是一座大城，我军如果平均分配兵力，每个城门最多只有千把人，互相之间相隔遥远，万一敌人集中兵力出城反击，我军来不及救援，很可能被各个击破，不如日后再做打算？”

然后他等了等，发现多隆阿还是没有反应，于是他有点着急了，指着远处，提醒多隆阿堡垒的数量和城上旌旗的数量，根本就不是什么一两万人，很明显曾国藩的情报有误，合肥城周围至少有六七万人之众，我军完全没有胜算。

其他的将领这时也忍不住了，开始纷纷的附和，大家实在是不想在这鬼天气里继续耗下去了。

多隆阿听着大家的议论，却没有说话，脸上依然保持着那种诡谲的笑容，再拿着望远镜，反反复复的看了很久以后，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把周围的将领吓了一大跳，然后他对着他们摇了摇头，长叹了口气说道：“确实太多了一点，多到了不可思议，所以这合肥城，我是打定了！”

这话一出，周围的将领全都目瞪口呆，大家全都盯着多隆阿，心想，难道是这冷天把大帅给冻傻了吗？

……

陕西境内，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显然还没有人知道，太平军已经秘密的向陕西进发了，但是一些怪蜀黍却突然出现在大街小巷，拿着糖问小朋友，想不想要啊？小朋友当然想要了，于是怪叔叔就说，那我就教你唱首歌，你要是学会了我就给你糖吃。

歌词很简单，“国有难，回必乱，勾长毛，杀汉人。”小朋友自然一学就会，于是就得到了糖吃，越来越多的小朋友都跑来要糖，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小朋友都学会了唱这个歌，在陕西的各个城镇里，都有这样的怪叔叔出现，所以陕西各地，都传唱着这首童谣。

大人们最初听着，也并不是很在意，毕竟陕西的汉人和穆斯林之间，虽然偶尔也有冲突，但是关系并不是很紧张，不过这个童谣听多了，双方互相看对方的眼神，难免就有点别扭了。

不久之后，陕西的各个城镇的集市和城门边，晚上有人偷偷的贴了一些贴子，上面用大大的红字写着“杀回帖”，里面的内容非常的耸人听闻，大意是，现在天下大乱，穆斯林图谋不轨，他们勾结长毛，要来进攻陕西，杀光汉人，抢完汉人的财产，汉人如果不立刻行动，组织起来，杀光穆斯林，过段时间长毛来了，那就家园不保，所有的人都要遭殃了。

这些帖子早上被人看见，立刻吸引了大量的人来围观，衙役们看见了，赶快轰走围观的人群，撕下来交给县太爷，县老爷一看也是很惊讶，这都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于是招来汉回乡绅，让大家不要听谣传谣，有胆敢趁机挑事，胡作非为的，国法伺候。

但是这种事在陕西各地都有发生，消息很快就四面传开，不由得人心慌慌，而且太平军就要来攻打陕西，穆斯林就要叛乱的消息，变成了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而且越传越邪乎，有人甚至说的有鼻子有眼，说是看见太平军已经攻入了陕西，马上就要到县城了，吓得有钱人急忙收拾细软，准备逃难，结果官府又出来辟谣，说是子虚乌有的事，不过这么一惊一乍几次以后，汉人和穆斯林之间，互相的猜疑越来越深。

就在陕西各地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同时，几百名穆斯林，也在年前的时候，从云南回到了陕西老家的各个穆斯林聚居区，他们一个个穿金戴银，出手阔绰，招待亲朋好友们，吃吃喝喝，让大家羡慕不已。

对于他们是如何发财的，公开场合，他们显得很神秘，只是说挖矿所得，但是私下里，他们告诉大家，云南那边的穆斯林反了，打跑了官府，自己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国，杜文秀当了苏丹，那里的穆斯林都过上了蜜一样的生活。

在杜文秀的伊斯兰国里，只有穆斯林可以当官，所有的穆斯林都不用纳税，而且杜文秀还把从满人那里没收的财产，汉人那里征到的税，都分给了穆斯林，每一个人都有大把的花不完的银子，我们这些外乡人，因为是穆斯林，也都沾了一份光，给我们分了大房子，土地，还有满人的大官给自己当仆役，一大堆汉人的长工帮自己种地，过得可滋润了，我们带回来的钱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要不是路途太远，不然让你们亲眼看到，绝对闪瞎你们的眼，就是村里的财主，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钱。

听着这帮人吹得天花乱坠，又看到他们手头那么阔绰，从最有学问的阿訇，一直到最穷困潦倒的破落户，每一个人都对他们说的地方充满了向往，消息迅速的向四面八方传开，所有的陕西穆斯林都知道了，在中国的西南角，有一个穆斯林的天堂。

慢慢的，这些人变成了当地穆斯林心目中的偶像，好多人都开始跑来巴结他们，又是谈感情，又是送礼，托他们找关系，把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也带到云南去发大财，不久之后，这些人的身边，都挤满了一大堆粉丝，对他们顶礼膜拜，言听计从。

白彦虎一家，一年前也从北京回来了，作为一个公务员出身的他，很快又在官府里谋了一个差事，回乡募集穆斯林团练，去淮北投效清军，参加剿捻。

他让他的哥哥在当地招募团练，自己则带了几个随从，先出发前往清军前线，说是先探探路，对接一下工作，不过他的真实意图，是确定太平军是不是开始了西征，不久，当他得到了确定的消息以后，立刻就向长官告假，飞奔回了陕西。

当然，只有他才知道，在陕西发生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躲在幕后的那个教主精心安排的，为了把这上百万的穆斯林都绑上他们的战车，他们用谣言到处撒下火药，只等着太平军带来的那把大火，就会把西北炸个翻天覆地……

看着这群被石化了的将领，多隆阿又哈哈大笑了起来，指着合肥城说：“如果不是因为四眼狗兵这么多，我还真不敢打他，我们早就回去喝酒了，就是因为他的兵太多了，所以我必须打他！”

听完多隆阿这番话，所有的人脸都绿了，额头上多了三条黑线，心想着要不要赶紧帮他去找个大夫。

不过多隆阿并不在意，反而继续笑着对大家说：“你们说这陈玉成是不是疯了？如果他还有6万大军，他这么招摇干嘛？插那么多旗帜，修那么多堡垒，他累不累呀，有这个必要吗？直接就出来和我们野战就得了，他以前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而且大家再想想，合肥城虽然很大，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富裕，再加上连年的战乱，周围的田地大部分都荒芜，陈玉成如果手里还有6万大军，早就缺粮了，那么他应该会主动进攻，四处劫掠，怎么可能困守孤城？所以曾大帅的情报绝对无误，陈玉成一定是在装，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不可错过！”

说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恍然大悟，赶紧拿起望远镜到处观察，果然敌军破绽百出，忍不住在心里为大帅点个赞，众将领想到一旦攻破了合肥城，不仅仅可以升官，而且劫掠一番的话，油水也是大大的，这可是天上飞来的横财呀，顿时情绪高昂，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请战。

就在大家争先恐后的发出豪言壮语，恨不得马上就要冲到合肥城下的时候，多隆阿反而停顿了一会，示意大家冷静，接着又说道：“不过咱们不能急，必须先退一下，装作中计，免得他立刻逃跑或者招救兵，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城内的粮草应该也不多，如果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去求人帮忙，因为援兵一来，他的粮就不够吃了，他就撑不下去了，只有挪窝，一旦挪窝，他又到处乱跑，我们要困住他也很难。但是现在看来他还不想挪窝，想唱空城计，所以我们要利用他的这个心理，把他彻底围歼。”

……

扶王陈得才带着西征军出发以后，陈玉成写了一封信，向天王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提穆斯林的事，因为天王对异教徒是很反感的，而且实际管事的洪仁玕也不喜欢土包子，只是对洋鬼子很着迷。

然后他又写信给张洛行和苗沛霖，请他们务必在这段时期，互相照应，向他们诉说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建议他们多去攻城略地，帮助自己减轻压力，并且告诉他们，一旦李秀成拿下了上海，几十万大军很快就会进入安徽，围歼曾国藩，到时候必然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绝不会亏待他们的。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以后，张洛行就有了回应，开始率领捻军围攻颍州，迫使湘军李续宜部，前往增援，这些部队本来是打算增援多隆阿，一起进攻陈玉成的。

接着，他开始全力加强城防，到处修建营寨堡垒，插满旌旗，虚张声势，让曾国藩不敢全力来进攻他，他知道，只要他在一天，曾国藩就不敢进攻南京，李秀成就可以放开手脚，经营江浙，到时候他的西征军再拿下陕西，东西夹击，清妖就算有一百个曾国藩也无力回天了。

得知了清军来袭的消息以后，陈玉成判断应该是小股敌人，为了给敌人一个下马威，让他们误以为合肥城内还有太平军大军，他立刻组织了所有留下来的精锐马队和精锐步兵，大约有二万余人，准备倾巢出动，夜袭敌军，给他们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难而退。

就在他准备出发的时候，前方传来消息，敌人已经撤退，于是他松了一口气，没有追击，看来他的计谋还是有作用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无意中，他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多隆阿是幸运的，如果他留在原地，或者陈玉成连夜追击，多隆阿是假退，走得很慢，又只有3000多轻骑兵，没有重火器，很可能被陈玉成追上，暴打一顿，后果不堪设想。

几天以后，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带着步兵大队，拉着重火炮，和后退的多隆阿部队会合了。于是多隆阿命令一部分骑兵，分成几队，绕远路埋伏在合肥周围的交通要道，阻断合肥和周围的通讯，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来攻城。

当陈玉成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知道自己的计谋已经被看穿，于是他下令放弃外围的堡垒，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到城市周围，全力守城，然后他又赶紧发出了求救信，请张洛行和苗沛霖派兵相助，不过这些信使，大部分都被多隆阿的骑兵俘获。

虽然识破了陈玉成的计谋，但是当多隆阿到了城下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兵实在是太少了，根本就不够围住所有的城门，至于能不能打败陈玉成，实际上还充满了悬念，于是他再次写信给曾国藩，让曾国藩迅速派兵增援。

但是这个时候，曾国藩手里根本就没有一兵一卒可用，李续宜在颍州，被张洛行拖住，曾国荃正在安庆舔伤口，训练新兵，准备进攻南京，鲍超在江西景德镇，跟太平军打的难解难分，左宗棠远在浙江，被李秀成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李鸿章又带走了他最后一个能打的将领程学启和八个营的湘军去了上海，其他的人也各有战事，分不了身，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但是曾国藩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一边写信给多隆阿，鼓励他务必坚持住，想尽一切办法拿下合肥，另一方面，他开始给其他的督抚大员写信求救，但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最后只有代理钦差大臣袁甲三，就是后来袁世凯的叔祖，从他剿捻的兵力里，派出了5000人，前来支援多隆阿，不过这已经让曾国藩感激不尽了，剩下的就只能靠多隆阿自己了。

一万五打三万，还要围攻坚城，对手又是名将陈玉成，在旁人的眼里看来，这是多么的不自量力，但是多隆阿决心，一定要让这个不可能成为可能，他必须创造奇迹。

考虑再三以后，他决定只攻击部分城门，把所有的骑兵，都放在那些没有进攻的城门远处，埋伏起来，等敌人突围的时候，突然冲出，击杀溃兵。

不过这样还是必须押宝，毕竟他的人太少了，思考了很久以后，他决定，把骑兵的主力部队埋伏在去张洛行的方向上，毕竟他曾经和太平军联合作战过。而在去苗沛霖的方向上，只留下了少量的部队，因为苗沛霖是个墙头草，谁都知道，他估计万一陈玉成战败，投奔他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他能打破坚城，这并不容易，仗打得很艰难。多隆阿只有12磅的野战炮，无法轰倒坚固的合肥城墙，所以只能依靠传统的方法攻城。

最初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兵少，护城河里又灌满了水，所以，他决定不直接架云梯爬城墙，而是集中兵力攻击城门。

他集中炮火，对三个城门开始了反复轰击，很快，陶茂林就轰开了一座城门，敢死队一拥而入，可是没有想到，陈玉成早就在门后，用沙土和城内拆下的房屋砖石，沿着城墙垒了一座土墙，在门的两侧，城墙和土墙之间，又装有木栅栏，陶茂林的部队冲了进去以后，无法攀上土墙，只能向两侧冲，又被木栅栏挡住，挤成了一堆，被城墙和土墙上的太平军，丢下的滚木擂石纷纷砸倒，侥幸没有被砸倒的人，也被密集的鸟枪，抬枪和滑膛枪的弹雨击毙，上百人攻进去，只有几个人侥幸逃了回来，其他的城门也都遭到了类似的埋伏，丢下了一大堆尸体之后，都被赶了出来，敌人又把炸垮的城门重新修好。

看到这个方法行不通，于是他决定挖地道，用炸药炸垮城墙，可是由于护城河里灌满了水，周围的地下水水位急剧升高，挖下去不到两米，水就开始往外冒，换了几个地方，都是如此，只能作罢。

接着他又想堆土山，把大炮拉上去，压制城头的敌军，炮击城内，但是敌人看出了他的意图，也把大炮拉上了城墙和他对轰，激战了十多日，虽然最终筑成了土山，把敌人的大炮全都打哑了，但是自己的损失也不小，不过终于可以日夜不停的轰击城内。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耗着，转眼就过了四个月，合肥城还是巍然不动，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曾国藩传来的消息，为了扭转战局，曾国荃不顾曾国藩的反对，已经开始全军向南京进发，这就意味着多隆阿必须攻下合肥，否则将满盘皆输，可是面对坚城，多隆阿一筹莫展，他已经有三分之一的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伤兵满营，由于补给线被拉得很长，粮草和弹药的供应跟不上，再攻不下来，他就必须撤军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陈玉成也很难，他派出去求救的信使，到现在没有一个回音，虽然他打败了多隆阿的多次进攻，但是自己的兵力也损耗很大，大炮全都被敌人击毁，洋枪也早就没了弹药。

现在能战斗的人不足两万，大部分都挂了彩，很多还是老弱新兵，再加上敌人不断的炮击，在城里到处引发火灾，有几处粮仓弹药库都被烧着，他也快坚持不下去了，但是他心里同时也很清楚，最多再坚持一个月，多隆阿弹药耗尽，就必须退兵，最后的决战即将到来，只要他扛得过去，胜利就属于他，他的这个战略决定，是有成功的希望的。

多隆阿决定孤注一掷，他召集了全体将官开会，对大家说：“粤匪之所以迟迟不能平定，就是因为有李秀成和四眼狗两贼支撑，现在我们把四眼狗困在城内几个月了，已经挫掉了他的锐气，只差一步，就可以取此狗贼性命。

我军弹药已经不多，粮草即将枯竭，不能再耗下去了，明天，全军总攻，架云梯登城，虽然此举凶险无比，但我将亲临城下督战，不成功，便成仁，上为了报效朝廷，下为了黎民百姓，大丈夫死则死哉，有何惧也！”

他扫视了一下众将，接着又说道：“明日全军务必奋勇向前，后退者必斩，先登城者，赏白银千两，我将亲笔写奏折，向朝廷保荐，有谁愿意担此先锋？”

雷正绾刷的一步迈了出来：“末将愿率敢死队先登，请大人恩准。”

那么多隆阿到底能不能攻得下合肥城呢？扶王陈得才会不会继续进兵陕西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如果觉得本文可读，请分享到朋友圈，谢谢大家！**

-End-